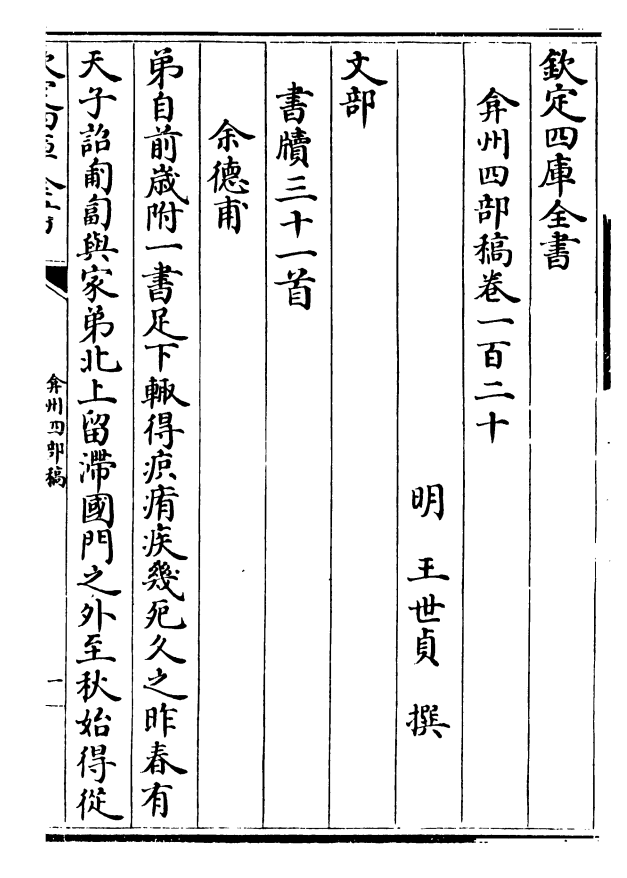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三十一首

余德甫

弟自前歲附一書足下輒得痁痏疾幾死久之昨春有天子詔甸甸與家弟北上留滯國門之外至秋始得從

昭雪追唯晴曩但有感痛耳歸理書室得足下手教滿紙及拜雅貺新詩已入無漏境界令人且讀且賞歲抄與于鱗談足下詩視燕中時隔一大刼知晏斐之輩助足下不少矣聞復為冠憎且有祝融之變造物者何意幸老鐵尚在不足多惜不才蹤跡誤玷山公啟事中然此生斷無出理坐卧萬卷作老蠧魚此饕何似食大官膳單舫雙屐放浪湖山間何似車塵馬足旦暮躡屣慈闈問顔色何似候光範門非足下不敢道也用晦句意

時自超勝與足下倡和良佳然渠一瓣香竟落何所須足下為拈破徐氏人去迫種種所欲言付之烏有奈何扇頭詩亦出草次不足存也明卿三折肱知為良醫政恐仕宦不止執虎子耳子與貧然客日益進餘不悉

又

用晦所使人至得足下書叙致縷縷且為先君子哀些輓歌情文備極時僕褁事甫畢還越而有晉臬之除以歲告墓取奏之栢間神飈格磔痛復新矣寄來近集翩

翩有歴下風而老語時自陡健用晦駸駸欲度驊騮前
豫章斗文不在于莫令人快賞何極芙蓉社稿已為作
序并奉詶二首湖上草堂一首試讀之何如郢匠之斤
也僕久絶意世路而為造物者所强復就羈靮雖一再
遷覺景象不大佳也上書納告為歸耕計矣子與白首
銀艾足下差得金紫明卿屈膝又足下抱膝時也肯以
彼易此否元若舍弟北上百冗如蝟而乞文者踵接出
毛孔間語應之極不有致行年四十五髮强半白右輔

忽墮其一仕宦不止車生耳思之令人悚然

又

昨内戚中有郁教諭者附一書新刻足下不至浮沉否涓人来得手教累紙具悉近況幽憂之軀不能奮飛渡大江揖足下匡廬五老間政當於梁月想像顔色耳徐吳二生作萬里外人于鱗遂成隅天昨年有李翰林維楨者贈一同人詩云中原七子巳無多誦之毛髪悚然竟爾成讖所刻芙蓉社吟稿聲應録即吾二三兄弟隻

語無遺失者足下誠一片有心人也于麟全集凡三十卷梓之期來春三月内完足下可多致側理爲刷幾部幷及豫章諸王孫好事者見和大咏悲愴用壯令不佞便欲擊唾壺然至千里之念則久耗磨之矣二章奉酬來雅幷薄有書刻之類以佐鄴架幸賜麾納用晦有東下意果爾當爲掃一石小祇園也然不虞濕東宗正條否

又 與寄順甫

昨有一啟附順甫凡計已徹覽矣賢王開館蘭臺以全楚史見屬二君子何必減左史倚相宋大夫班管餘沘揮洒篇什令三湘九疑增色健羡健羡第此事全賴伯玉握牛耳今復內拜恐諸君遂成參差且淳父前卻幣仲蔚復滯行公瑕亦在躑躅慨然往者獨嘉則耳雖僅西南一方而上下千古私心慮之不肖少時閲潁亳州作隨志以為佳後得而讀之殊不滿人意且編年非體也近來青志稍可耳于鱗集已完梓可三十卷伯玉前

許作序亦復以屬明卿二凡有哀輓幸速寄來欲置卷後嘉則便附此不一

又

二陸生歸得凡手教及鵝鮓之貺怳如面存佳句日新慰懷非一弟九月間買一舟汎太湖登兩洞庭覺此身飄飄出塵世外歸偶子與於胥門容鬢憔悴斗酒相勞已而甚憐之也詞人百六無減于昔僅伯玉肖甫兩君氣差王然伯玉已不免齗齗矣足下與新例雅合弟陽

喬甚衆而中丞公長者少具眼恐不能拔凡於驪黃之表然大江以西有搮千古物外權者似亦不在長安冠蓋間也二陸生沾沾御李復感推食之惠以為眼中無此人縱忤桓大司馬不恤也扇頭之作故顓及此亮之亮之張元春者吾小友也從思伯游嶺南毋論思伯雅士元春畫品在徵仲叔寶雁行書法亦精工足下試目之便一日千里矣日苦文債填委草不及悉况丈為致聲欲作一詩寄之尚未成也

又

郎使來得所寄書及讀新詩感激用壯令人立髪見須為太公立傳不佞從子弟後職當效勞何至辱嵳齇哉弟知足下欲重之耶拜賜耳拙筆不足以重太公復自媿也楚梟之補當事者似為瑒屋見借不免一行以答其意事畢即當拂衣稱五湖長耳郎使傳行時太公微有霜露之恙想玆時已勿藥胥甫于瓻見存杯酒揚扢甚快但苦百城趨謁之吏波及衡荆吏成擾擾兒輩又

有婚事徵文人不減催租擬於伏中避暑金焦間吳楚不得而有足下以為何似作傳日凡二十起始就一書亦五起武陵天台間人真堪妬也餘不具

復肖甫

不肖行乞燕市中一奉顏色嗣後絕不聞問僅從徐子與得足下謫狀之略而已目前有鄞卒馬生者來言遇足下賴上念及不肖語縷縷則知足下臬賴上已又云有新命視滇學政則足下又臬滇矣居無何而使者至

以書與帶來開緘讀之叙致疇往所不忍竟嗟乎肖甫足下以君奔命之身且有行色百冗蝟起而猶能存溝壑故人胸臆間若此朋友之節猶未墜地也諸篇聲調極佳已坐開元堂奥間僕近有論藝六卷自謂頗窺作者之藴刻尚未完俟後陸提舉任滇南當附覽也陸子僕師也足下幸憐而視之如視僕也外又有好事者刻僕與于鱗往復詩足下試一觀之僕一立骨耳世好了不相闗小賴篇翰文寂寞送餘晷先君子可以入土則

有飾巾待瞑耳足下無以為念也不腆將遠臆并希鑒入谷永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為本勉旃自愛

又

昨奉謁不能操豚肩斗酒一伸州民之敬而開府忘分循舊盡傾家釀俾嗣宗白眼傀俄於大將軍側偶乏賴考不見譏訶醒而内感且自慚也次日袁抑之太常復見挽醉卧劍池千頃雲極思得江州鹵薄耳承有東巡耗旦夕掃小祇園以待忽拜手札知且為皖城之行不

唯此間泉石色阻公所留邢州小檜真珠能無嘖嘖望
御耶此段或一月可竣尚不孤竹馬公神略潜授梟逆
授首上寛宵旰㤗在交知不勝慰情所喻于鱗集序豈
唯太冲托重之意亦自吳季子挂劒髙誼耳如以幾務
為累弟當勉爾致簞政恐不免唐突西子也別示云云
不論當否世尚自有人

又

得足下書知按部近況許以旬間過我小祗園也泉石

卉木至鴟夷赫虒種種色動思御矣新詩雄麗宏放幾
欲趨砰黄鶴華髮漸看天地老語又令人悽然相見無
復它僅堪浮三雅銷之耳拙篇不足效顰聊見奉要意
弟所謂延之五君者不可不自脱然也明卿遠相存弔
故誼不落莫楚大澤去潢池非遠祝融又其鄉人何無
狀乃爾耶世界缺陷要不足多恠于鱗集序當如命弟
恐過識者謂不如牀頭捉刀人乃真英雄也一笑一笑
明卿寄來樂府覺過模擬不堪見大巫唯于鱗亦中之

然時時作精詣有摩天自運之勢承示真所謂有識不
異人意也

又

弟以前月二十九日抵襄陽而是時孫中丞以其日走
宜城僅一再相聞耳三日上代疏因發都下書得百函
即欲遣信候足下而念無可使者談蜀道難輙吐古乃
拜郢陵還過均州武當鬱鬱若作眉間色以望日早發
遂轉入深山中沿洄漢江時寒水涸澄碧透底怪石競

出如象如馬何啻百千昇人右齧趾水即左擔時縹緲破雲際忽降若墮深谷吾以為劍閣灔澦之險不過如是耳顧從者而哂何獨畏訊張使君次日闢戟延見吏民頗檢積牘報諸鎮書更不能一念寘足下遂以又次日遣信凡所欲告足下者具別紙足下日奉太君即無意人間世世固不能無意足下也郫城如斗大千峰牙距四護之江水流几席間亦一奇也第老態歲比甚聲啞齒豁不堪吟嘯又鮮適與為酒人者當復尋博士行

逕貝獻歲便五十後期轉迫勉旃各自愛不腆一詩五扇及它機杼之餘可以佐太君晨㫖者惟財納爲幸

吴峻伯

子相書來知足下已至京甚恨僕得一官不復能奉教左右也向者附數行張孝豐當得達否足下二十年名家猶令僂行抱槖韝上君子不自厚顔乎符節令頗闕或得方朔金馬之興且與二三子唱和足遣也僕疎節濶目東方千騎聊以適趣而已不日擬復理漁獵之業

與足下相見無期欲求平日詩稿一録庶幾展玩之餘
不忘萬里比鄰意耳顒侯

又

使者來齎諸土物種種烟霞間色也復從宗生致先後
二滿紙足下念僕深矣所叙家難縷至令人酸鼻不復
能誦雖然詞人百六豈唯足下讀禮之間猶得經始玉
華屬厭泉石僕窣牘中老吏耳季之所得孰與仲多耶
知欲請外甚力金馬落寞殊不足辱長者第閉目掩耳

不妨作東方先生監司腰膂乃非丈夫所堪僕既已湛浮苔海不得不為足下預憐耳鐵網中十年珊瑚一旦披示踴躍震眩無異賈胡足下不悔暗投僕亦何敢自外幸少寛其期旬日後可上也松蘿之契宛爾髙度吾東吳菰蘆人敢仰覬足下緣得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此段致非此不長足下同之矣臘月初繳冊便發取道上東門能夜出一相訪否宿抱如洗子相為人精進不可不日下上也伯承沾沾自喜竟無作風塵面孔時宜

諸耳

又

暑迫謁臺遂為所强留滯彌月聞兒病疾驅東歸則小棺卧壁間三日矣摧痛幾不聊生間取佛書讀之粗得過耳訊諜縱横强出視事無面孔可以嚮人僕雖未敢效西河之毁亦安遽附東門之達進不得為夷甫退不得為元歎房櫳若掃粉黛削色足下知之能不一掩袂耶太山之篇草遽不足以辱大謦三詩清絶可咏覺風

味鵠然時來濯人爾時眉頭鮮復可鮮政頼一二友生耳㳟謝㳟謝足下以何日還臺僕亦欲西也天目諸峰時鬱盤吾胷中雖歸計齟齬要當非遠足下步武僕便先驅

又

夏時為舊部曲所强不免作一書附瀆當上記室否明卿來言足下詩佳甚然不能譽其語僅從助甫處得十九章讀之信佳也捧表者不知為何公故無從問足下

起居世法大自應爾諸佳宦如織獨山東部吳使君儼然于此不凡不凡世貞兄弟自橐饘外日有眼淚洗面耳居間無賓客鮮救即萬方不入也獨以白羽小息而竹宮之釐多上瑞者冀以衆免耳委巷中每見歌薤露人輙便嘆慕以人理既窮都不如逝者之快又有所不可輙黽勉就飯食耳張司農故知也當世貞患難時所以慰藉存問不避眈眈有古烈士風以嘗備足下屬吏欲受面馬使世貞書先之敬以起居足下

李伯承

使者至致手教嘉幣殊荷記存三詩為東泰生色矣樂府選體大是風人典刑此段悟境前輩絶少須數日為足下細評雖然僕乃一長槍手也將無為毛錐揶揄乎哉所諭茂秦云云君子成人之美固然僕語亦不甚作劇盧掭落魄不齒之鄉曲之謦故是數百年賦手也謝宣城奬進小才至謂無惜齒牙餘類覽教殊所未觧或他有聞否

又

樂府緐麗抵掌叔敖併其風神似之五言選亦多造心之語間可商略者十得二三亦非鏦錚時人名比也知足下愛僕深所訐隲不敢以諂進足下無罪其狂茲顙

人封上近體更希示教僕粗已成帙旬日後過上東門倘遂命駕不敢不出政恐飾畫無鹽唐突西子耳

又

昨羅生來得凡詩馬太史吳提學來復再得凡詩凡三

及我詩矣而鈌然不報即寢食無甘焉一則以賤姓名如猶縉紳間疾走而避之懼其黥也而何以辱長者一則東邁之後濡首刀筆栝棬其要思都廢矣即寒暄無益之語又何以辱長者然竊聞足下則晉為侍從尚符璽雅步承明之廬以為故人光重幸甚足下吾黨出為外臣僅于鱗老愽士師可與言詩巳耳如弟綰兩綬訊諜譏駁日至盈庭寢食起上皆白跖也足下天上人不一衷其窮加手援耶匆匆間拈得一五言律忘其似否

足下有以教之餘不悉

又

伯承仁凡念問忽辱詩寄及便與謝李箪宣之不覺愴然南望雪涕也追僕昔覯與足下落落耳既漸覩所作心稍敬愛之足下折而與我好古所謂知己則未也亡何足下銜命東土濶踰半歲間時追過投分之淺愈益孫思追復見愈益親且真也更見不知作何如好耳足下勉旃蓴書見牽慎無猒薄一邑數十萬家生死足下

喜怒中可畏也

又

昌平南道出碧雲寺坐泉聲取執事書讀之良快復自恨不得與兄共此境界耳次日便蹈足苦海簿書堆案不覺林泉之思與緣都盡業已傳河間牘七月間可會邢大夫矣風塵中差此慰心數歷過日又未審何時得奉談笑也京師態比當益甚不妨達摩面壁鼎陳狂自許一觴一咏令段刀筆亦自錚錚捧腹自笑老子韓非

同傳也子相不可不會同年中楊膳部其人人物志也

亦一二下上否

又

上事人回再得書相問殊至邢大夫粟一槖待我就刺取血酒池中牛飲各成十二體别矣謝茂秦盧次楩謁我於魏城中一日竟去某當遂東汎河取道益津也京師中態日益甚嫫母眺眺足下於何處藏蛾眉耶見須敝稿且就緒詩若文可得千餘首昔人所謂仰面看屋梁

冷淡生涯耳鍾期何人哉勉旃自愛

又

比自庚午奉教後棄官南歸再起出入燕楚時時念凡興異粉署而鱗羽為艱近從李史君處得手教恍若奉顏色且連有三熊之夢不勝慰心白香山官位差小進耳聞濮上園亭若復道者四蠻素綃角又更倍之渠僅有阿龜不堪遼落兄篇章朗著又非彼所及也所冀禪心不墮魔女手中時時容綵筆翫世耳新刻甚精弟記

得凡白鹿舊聯世遠六經藏入壁丹成五老化為峰是前人所未道語今却改上句覺景雖勝而聲事不稱仍舊貫如之何吾家弇山園真足稱三山六水宏麗幽絶事事可意為吳中少年共之卽城僅如斗大安能久乾繫耶所輸凡者此一着耳承諭後進何如人天下大矣句踐尉佗崛起江海間不無大國之賦主盟故當自難凡表裏河山故無害也李史居然有慷慨擊唾壺意亦是一恠事可笑可笑

魏順甫

前春一附書及詩順甫也計當已達何寥寥若此得報知順甫還為舊曺馮生白首之歎豈唯在昔雖曺事薄足以佐順甫閑卷無害也世貞竄跡海郡無可復言壓念不能自割絶當借人了之耳明卿豫章詩絶佳雖已稍遷然文法吏益得以濕薪束之矣山居四載著述必富何以教我寸陰可念即一墮身手板間行當悔惜也李實夫還部否所與往者何人不惜指示為屬春雪作

寒强飯自愛

又

至後得足下六月書附承起居為慰知數過于鱗甚昵

往者乃壺公試長房耳四律氣色奕奕射眼梁甫鮑山

聮小似杯棬杞栁然不傷句愈見苦心年來白眼俵肴

人有味乎言之也僕不即死猥復浮沉里社中真難着

眼鷄肋此生時自覽鏡私恨七尺為千古懟人開端獨

詩筆縱横靡所不破以此小小快心如阿鼻中甘露洒

耳覽足下新詩令人想見司馬宣王拒諸侯渭北時狀歲月其馳勉旃勿輕失于鱗也近體聊見鄙懷并有于鱗一卷可就索苦讀之

梁公實

昨足下行未幾僕遂銜命出問途中人足下動止歷歷恨莫及耳抵家苦應酬久稍稍釋方藥一室未度置圖史海寇猝發倉皇避兵吳中吳中世情太不減京邑且更北耳于鱗書來言賢弟復得雋大喜足下眠更穩

番禺饒山水璇房葯室中多列仙隱君子相游從甚樂也弟丹砂未易化石髓難識亦有不死術足下知之耶廣陵遇吳明卿為我停數日過從倡和致極不俗同舟梁生落落別可人意小凡當得面子相風塵中不意有此段事于鱗出守以貧故不能具太夫人饘粥故聞謁臺使者郎中長揖徑上莫能詰也故是吾輩作用增城香山二公曾否其守論云何知必無鉤絡足下强飾自愛後晤未涯朂之而已

寄陸與繩

弟此行殊不得已苦當路�蕭之不置且無辭以對耳六月觸暑就途公私追餞十日内遂無頃刻休如陸叔平周公瑕及二三宗戚居然至情此外不免張君嗣之歎矣今日至丹陽稍閒料理故人遂能急兄走一价相聞滁陽距江上百里兄之不能會弟猶弟之不能會兄也肖甫出京中報書云兄非久即北召乃數偃蹇除目何耶如弟猶更杳然雖時時信一及然旦夕事異安能

望栢樹子成隂哉每讀李于鱗詩奇數能令遇合變美
材常被功名愚此際尤覺有味也肖甫每謂弟與繩所
至推轂足下奈何寥寥齒頰間弟謂與繩以道眼觀弟
弟尚隅一塵以世眼觀固自愛其所當意者何能不推
轂也若弟所以報與繩則異是願與繩無赫赫名願與
繩無德於人而已徐相公之愛尤甚其次則我相公佛
地位人也而外議猶謂臺監為之快意弟不自量欲出相
公於怨親界而不能奈何奈何不腆扇頭一詩及機塾之遺

將潤臆乞照入夏熱雖滁滁陽公署若蓮花水月觀當不苦也

王明輔

郡城飲十日甚驩二布衣遂獲虛左也雖然彼所以重使君至矣飄飽無恙遂抵益津治牘畢且比日取盲史腐令書佐濁醪以當二三君子耳于鱗叱復相聞否理篋中僅一篋挺筆書二詩遺足下及羅君有力者負之而趨可也別封為我遺盧生匆匆不多及

又

曩歲以獄吏持少緩而家大人念先壠則從囹圄中刺促世貞歸也以故得道謁門下廼門下不忘故歡進之先國步次家難縷縷叙致即不以酒食奪區區守而杜車騎傳舍餼廩繼馬歸無何則傳有非常之耗狂走氷雪不能告别門下竊自謂旦夕人耳亡以報長者洗沐恩唯是做廬饘粥之田以庴二天庇至都乃不遂捐孑然之息居閒遻絶躑躅覆盆之下希回照耳平生還往

削跡且盡而乃辱門下遺之書至損奉禄之既入與家大人言之出則對老母相顧涕以邦君髙誼所罕當者又昆從縣家來稱僑㝷它邑幾不免控揣門下為移邑免報自中禍來盡室而北拮据桂王家之紀綱非門下憐而寛之不併為溝壑之瘠耶他日萬一奉赦歸僅有一子為府主踐更亦所忻耳家大人一二門生輒為瀆門下此欲自盡其所以為家大人者門下之念愚父子至矣固不必爾也悚愧悚愧神明之政翕然遐邇旌書

日閒節鉞在屬恐不能為父老久借公奈何世貞叱狀
無可奉聞者太乙祠羞不休差用小寬耳

又

每與陸太常語公清度津津溢齒頰間也大梁無信陵
夷門之風者二千餘年于今矣于鱗非久輒去唯公有
以復起之世貞故是丘壑中物昨為造物者所强已不
免深源會稽王之歎今段事勢至此豈可更流湎濡首
二月初即上書乞休無何老母忽感脾疾幾遂委頓幸

在扶侍漸就痊可置身醫藥不復挂人世事矣承公惓惓慰存唯有感歎公此遷倘在江浙尚能扁舟出迓棠陰下也偃曝無事戲題雜畫十二絶念欲得佳句藏之適公使至聊以奉歸

又

向有梁生者云欲西北遊太華因附奉懐詩於扇頭并往所草卮言乃聞其人尚留滞金陵恐終不達矣懶癖怯暑不欲與人世事忽有球琳之翰從雲間墜讀之則

怳若對芝宇於鶡適軒也僕近得隙地於隆福寺西頗
饒水竹前結茅宇後構一高閣安藏經時時戢身其中
不復知天地爲廣恨宿障太重魔來撓人不能洗盡耳
公所爲就正録序益見造詣之深魯君可稱大力人太
極圖元大逗漏然讀所剖析又是一重公案覺明卿數
言簡切耳宋時措大掩竊前賢訓故操戈入室邇來似
有天意僕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闕中諸名集
荷一一將致僕獨者略閒之李斯云擊甕叩缻彈箏搏

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聲也想公亦以為然耳向巻誠悪札頻偷兒為我藏拙不堪再塵鄴架矣近成戚將軍新書序并雕刻二種赤牘一種扇書詩請教物候向暑冀加飡自愛

又

歳大受計寘藉口公與不肖以文茲舉而公竟不免夫孰非命也得手教三復之怡然以一二知已為快而不以銷骨為恨慇深源小豎子耳即虞仲翔亦似芥慸吾

法藏中固自有人也不肖幽憂如昨宿業所纒作老蠹魚齧齕不已翰墨時時自入邇又於小祇園增一卯一島一渚屋十餘椽水木芙蓉數百本異日把蟹螯拍浮酒船中野人生計足矣不覩李都尉循髮時語丈夫豈堪再辱耶不佞椎不文無能為先府君重何再承筐篚之損念一信四千里不易敢拜嘉薄有所效以當於吳縞之誼幸賜裁納所需舍弟書渠臨池之技遂出不肖上不敢隱也却上四紙薄寒惜慄北土尤甚氄然之身

小節哀思以為茲道不宣

又

自入郎吏牘小簡得從事鉛槧暇輒屈指故人心旌搖搖太行白雲間也暑退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而郵傳紛紛格司馬法不能發符繻以俟小間而使者先之矣公方黙羨杜機以與羣真四果地位人游乃不忘舊知而使雲霞之跡屈重於風塵不佞固喜欲狂然不能無中嘆也所諭新築在千雉內跬武丘壑放意圖書超覽宇

外而不鮮離索之慼乃知三徑非難二仲未易僕比不攜家僮一有髮僧耳日受堂參而無法可說稍得靜坐滋味似見阿閃又似為總持一念所奪俱不堪奉獻也小疏時上多齷齪長語然巳荆棘世眼謂不病呻吟老翁作兒態矣公何自賞之乎公自稱守鄧時得臺一温語增價十倍敢不敬拜下體之誨不佞即黄綬以下未嘗不假以色也太夫人七衮不能稱觴從子姓之末以為歉不腆之辭庶幾少効勞焉來月當恭効左右諸惟

為道自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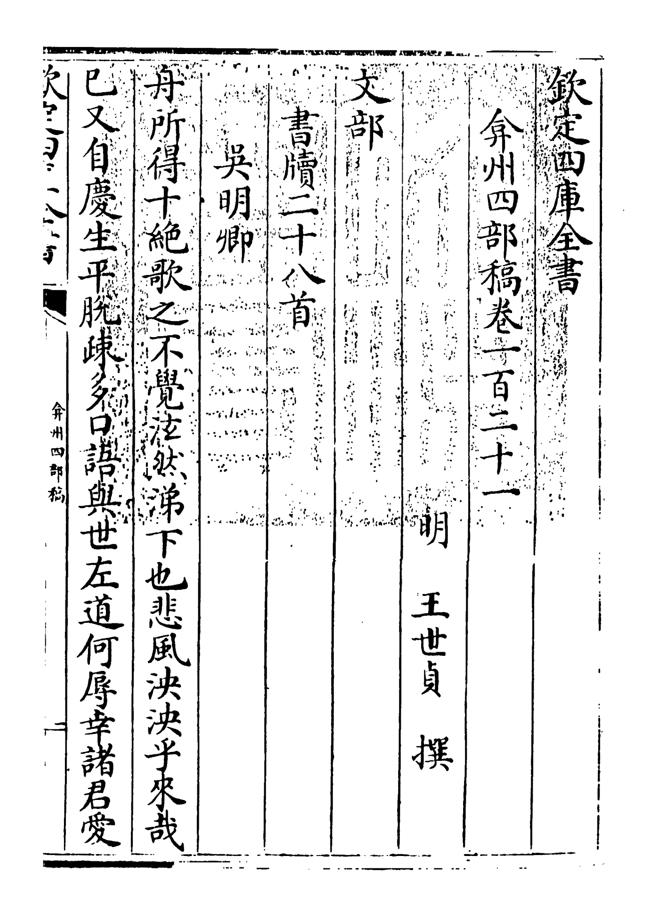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二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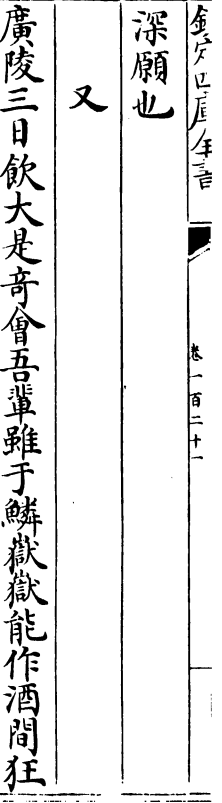
吳明卿

舟所得十絶歌之不覺泫然涕下也悲風泱泱乎來哉已又自慶生平脫踈多口語與世左道何辱幸諸君愛

發潞河南者日亡慮數十舟那能載此詩往也僕南矣所見風物亡不勝昨游者至所與接語非類因念數子中于鱗最久頫仰上下旁及吾黨足下雖晚合亡減肺肝五嶽之士風馬不及何觸而聚曷剖而解天涯比鄰固古人神曠之說想像容色至於落月屋梁又何悲也抵前途少息欲作廣五子詩遂首足下矣勉旃自愛視草下彤闈約數子夷猶西陌銜杯酒放歌毋謂少一前席人否

又

天津人去附一信想達矣舟日夜南追侍老父抵吳門稍得一會屬軍事迫匆匆第言明卿有卷軸寄余者置麓箱中持去越矣歸後接俗客欲作胸中所無語酬應甚苦抵淮臺臬諸君乃更令作生平所無態身是卿輩人何堪遭此鑪錘也于鱗時相過否子相慨然拂衣大是急流勇退僕郎秩且五載栖栖道途當為愧殺幸强飯少有所見進退亦陳迹耳明卿倘有時覓便寄我乃



深願也

又

廣陵三日飲大是奇會吾輩雖于鱗獄獄能作酒間狂態嬈之唯足下與僕耳北就子與拉順甫過吾未嘗不南望長歎也曹中日對纍纍出嚮俗面令人雙眼自合推案小間即取架上一編讀之古今稱缺陷世界所取既羸便可隨分必使有盡之日事求相當亦已愚矣此間甚少足下何不促攜楚袖來耶縱武溪中桃花可念

巴渝㳽㳽諒無足當大雅者抑何濡滯也順甫幾類曹溪舂杵悟數語便入法門恐不免北宗忌惡耳懷抱對人極難為足下之言島寇復犯越老父握節奔命不暇敝廬枕海或終遭賊手手鱗出牧不理上下奈何奈何

又

聞足下問大駭已欣然甘之知固宜耳不記子與坐上鼻息耶諸貴人目攝我輩久且未發雖然僕乃其魁焉亦寧能獨後足下夫諸貴人計且誤矣僕以為忌足下

莫若顯足下用長安一席地縻之令令不絶升斗禄而放之曠蕩清漣之所使窮耳目之態而時拂以牢騷激昂之思此為厚耶薄耶于鱗且甘心邢州牘暇呼蔡姬佐濁醪耳二三子亦尚旬日歌呼為樂獨僕仙仙乎困一室舉翮四隅時賴歌詠陶寫無足言者人便聊以問足下更旬日可得復書也自愛自愛

又

昨得書知益教然自放也子相謂徐兩生酒炙盡足下

也固難足下哉諸篇如食周家寒具快不可言薄命蛾眉歌之惋然涕流乃其心頭語假楚狂發耳足下佀欲得不才文為别恐益丞公一彈章然亦忍能意相拒也謫地當何所嚮風塵甚矣吾二三兄弟恐遂生死别滄景之間取道握手亦大奇也第不欲傷老親心且復踟躕足下無恠拙集須有後命乃成帙必一寄衡湘間别紙肝膈看即焚之

又

別後再把于鱗臂一遇子相獨於足下僅從郵中得數行耳人生忽忽可念既無王喬越境之送又乖叔夜千里之駕足下以僕非人哉凡三夢足下最後乃葛巾來謂余不能折腰鄉里小兒徑解官去矣豈足下真有之耶適得邸報僕已作青州老兵足下能屈為郡僚否庶幾尚可朝夕也白鹿洞新詩當何道不必廬山康王谷水一洗數百年俗氣矣家君粗自健兒女輩無恙聊報足下

又

海上報足下書與諸詩計已悉徹覽矣足下何時履南康任守版無恙乎僕寢處蹻跖加之新少年如束濕薪所以雞肋未決者豈謂五斗足戀耶北風漸息老父或可得以冗地弛肩僕行止如枯葉蜩承之而已于鱗再發闗中書大賞僕詩以為秦漢來二三千年僅見此物耳知言哉使得足下諸篇讀之又不曉作何快狀也闗越二君子一相聞否于鱗有四懷及四寄絶句僕方和

之未就今録以寄足下兒長能跳地作虎子否吾兩孺風氣日上其一以侍家大人恐足下欲聞之

又

與于鱗約久欲走一介訪明卿匡廬五老間未果乃數從除目目諸遷人獨明卿自如恠之又數夜夢明卿憔悴風塵吾二人東西呼之不應也書謂于鱗得無有變乎乃復從計吏下謫版矣是進不從不肖退不從于鱗也妖夢是踐胡言哉胡言哉明卿即檇二婦還武昌著

積鼻賣酒不然何以吹之長安中大人横目待明卿來曰嘻而索而予研研然固當即明卿創何面孔向之明卿孰計報我也于鱗自喜益甚衡門翛然不容尺屨第時時擊鮮田間從世貞卜夜歡耳青州緑沈如雪山世貞治之且三歲眈眈恵文無能難我也則明卿以世貞猶龍乎哉世貞乃非夫也坐家大人次且故不歸歸後先等耳東方之人亡識楚道者彼以風馬牛不相及甚難之衣裘二種以共下體餘奉少許時作酒須

又

歲杪懷人淒其欲絶得于鱗濟上諸篇已復得子與雪中書足破栖悶最後而足下關使至手記念存先君舊雅羊曇西州之慟損餉老母下逮兒稚俱辱篚篚嘉賓剡下之資武夷一集烟霞蔚然靈運臨川之藻末及子相荅蕞遺文子期山陽之思促與家弟宣之始大愉快使我神王既復循省今昔愴然内沮泣數行下自子相公實婁遷異境于鱗鴻舉僕亦蠖屈徐生齟齬衣冠道

盡僅一足下頑果不食情者何物能令人老嗟哉嗟哉
僕奉諱來忽二三載偶不旣死戴顏稱人還以冠䛕奉
慈顏入城雖未脫衰絰長絶聲伎至人間吉禮高宴一
切廢謝而饞口不禁遂奪蔬素結習牽引仍輯敝帚風
蟬雨蚓候至難遏吻翼之間資人厭笑往往臨境自擲
中寢忽起與愁終天無境足避欲死不得生無一可嗟
哉明卿世人見僕具眉目張口舌緩步詳視猶以七尺
見待不知其人已非人也不然家有先人饘粥之業良

賤千指顰仰無累敝廬園池容膝之外尚可游目藏書萬卷作蠹魚其間亦自足老僕豈逐逐腐鼠者自明卿外于鱗子與有幾鮑叔故聊為一言之承諭擇珠之夢此是足下精誠所發于鱗往往照乘如僕不過一鮫人淚耳闒冗近耗如何邵武雖在上游不至剥膚行省資調兵食恐不能不妨嘯歌也子相集序勉爾奉命中間評隲不相假無論二三君子即子相地下聞之亦未首肯然僕以為吾曹宜據實毋輕許輕許將使年少有以

窺人李獻吉序徐迪功集云大而未化吳子輩謂獻吉

忌昌穀此非也昌穀偏工雖在至境要不得言具體何

論化乎吾猶以獻吉為浮未見其忌也叙子相如是是

足不朽矣明卿以為何如癸亥稿乏善書者僅録近體

以當面扇頭一詩見鄙懷幸教之子與故倦游不出矣

泉守周公僕嘗及門焉亦相問否王道思遺詩文煩為

訪録全本相寄順甫入及于鱗門而始見亦大恠也今

幸惟然矣家弟工于鱗語風氣日上不至落莫恐欲聞

之故具示

又

前書去以烽燧故慮有浮沈不謂復得使者辱餉種種備至三月而兩損故人筐篚又越在數千里外何念之深也扇頭二作情至語殆不忍讀諸篇精核沈雄五言近體尤是長城案牘間乃亦有天際真人想耶僕向詩吾黨無中駟誠然哉子相集序自讀之亦不能不恨宜諸君之未敝意也雖然僕生平不欲浮譽人施之二三

知已尤不宜爾即寧使子相鬱鬱地下奈何欲吾舌短不至鼻操筆後進謂我曹輕自標榜也足下試吏味之如僕言子相固不得入作者室亦豈兩廡間物耶向在青有談藝四卷喪中理舊帙稍增損之不敢輕出記有采子相詩一則今録上倘置集末亦見區區臭蘭之感足下遺錦綺再矣不知僕尚布素也篋笥之則虛足下惠幸毋及也里中好事人輙梓僕與于鱗往復詩今致一册能為加丹鉛否比苦城居局促飯不得下咽傍構

小園誅茅為容膝之所讀書其中扁曰離貧足下幸作一五言古體寫掌大溥䖍寄來可登卷耳德甫復㸃白簡豈真拙宦耶當有故幸示之承擬卜居吳興僕近游焉風物故自可如劉司空輩皆寓公也第令太史公品之不若吾蘇耳所寄子與書渠近感一美疢殆化約以破鏡夕見訪至當授之因與商足下莬裘也新詩奉酬

殊覺形穢初熱珍飭自愛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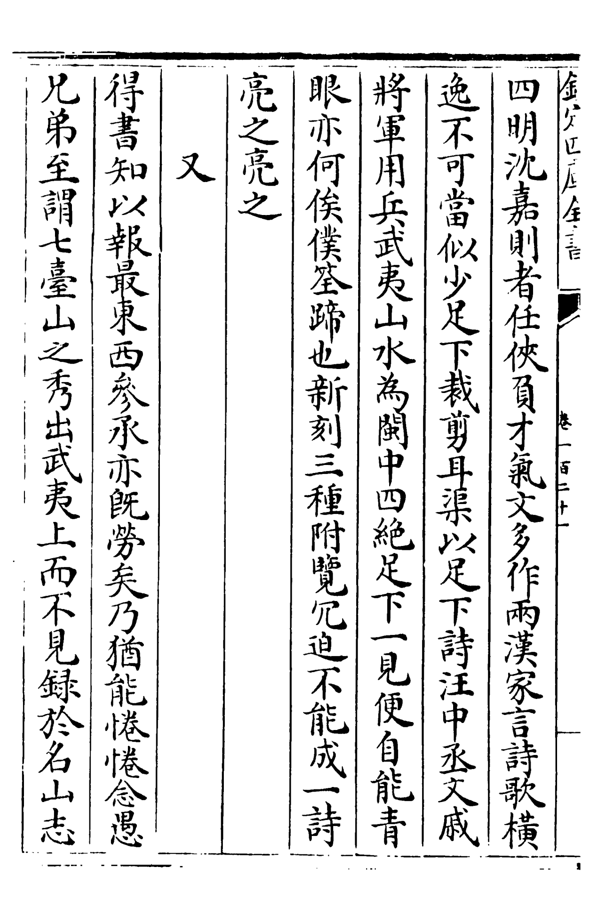
昨知足下朝取楚道而北悵然悵然松桂偃蹇從何所舒色乎汪中丞書來則娓娓足下不置也此君不減皇甫度遼能倒屣節信又一真陽令者云曾受詩門下走使千里而勤渠我也未幾邸吏至真陽令報左矣豈吾黨不利人尚爾耶世路漸夷畊釣幸不至失所坐卧散帙中差强作二千石第一念及泉夜輙痛恨生趣且齒髮漸搖動形神不親旦夕溝壑亦任之耳佛書大堪解縛恐足下未便愛之四絶書扇頭附吳志道上覽此生

不知何以得此於足下子與多可則宜然為人恂恂長者若不為狸貉所啖保無他禍也子與貧為妻子輩所𢾾又不免出矣如何如何如何李生絕不得耗聞魏順甫梓其詩宗集完可多致幾冊

又

前見陸吏部言足下當遷者數矣何以尚滯啓事耶僕二月間走雪上吊子與念其宦日拙歸槖蕭條不忍久涸遂歸矣于鱗為作徐母志銘真淮陰搏沙手也然僕

偏師五千亦自旗鼓足下當已見之張氏兩甫後先走一介視我山中助甫解作我輩語真所謂駸駸欲度驊騮前又有陳丞耀文者博洽於目下少兩亦足下同年也舍弟風氣日上吾甚難為兄賴其好飲吾始得少休息入春忽忽酬應構一禪室坐不能至夜輙為酒人牽去幸具少宿力懵騰中亦不至出下乘語耳子與言于鱗意似欲足下且緩刻武夷集不知何故足下既自已長城恐亦無慮輸攻也偶有一佳物欲貢置足下藥籠



四明沈嘉則者任俠負才氣文多作兩漢家言詩歌橫逸不可當似少足下裁剪耳渠以足下詩汪中丞文戚將軍用兵武夷山水為閩中四絶足下一見便自能青眼亦何俟僕筌蹄也新刻三種附覽冗迫不能成一詩亮之亮之

又

得書知以報最東西參承亦既勞矣乃猶能惓惓念愚兄弟至謂七臺山之秀出武夷上而不見録於名山志

欲使僕鳴其不平者今天下二華不如峨眉衡嶽不如
武當嵩少一培塿耳無佛處得稱尊而崐崘天柱以要
荒棄之雖然是寧獨山而已哉足下又謂僕續尺牘及
時人存者固不及也吾不欲吾子相寂寂遂立浼耳然
世眼差好俗取易曉其書所以傳也卮言旁及非類大
要有調停意然亦有見於大夏之拉攞不如椽室完整
足下試觀退心菩薩寧能勝獨覺小乘哉汪中丞公卿
下士目所鮮偶文筆如鋸齒足噉名乃過自挹損吾輩

所愧也已為足下致深感矣

又

自于鱗歿與不肖家難後絶不得足下一書幽憂中不敢及時事至嗜除目若渴者廹欲得足下及子與量移耗耳乃當事諸公猶能以眉眼待足下又伯玉入樞廷不為文士少用也不肖自先事茍白没齒無世念苦為造物者所强補官之後至今人守廹再疏見閣邑勉一職躑躅常調無歲不請一聞老母病報解印潛遁而忌

者猶以出處見訾可歎可歎家居坐卧萬卷多古法書名畫小祇園木竹日勝臺榭爽塏扁舟艣屐五湖諸山間服除之後皆文酒日也亦何所藉彼正恐復忌吾處耳每念于鱗竟逝忽忽無賴不肖蹤跡參差殆類所欠一死昨構得渠全集合三十卷念其瑕璧猶足連城不忍刪去之唯書牘之類稍裁其無謂者足下與伯玉可草一敘即付來梓之毋令幽明有不竟之恨楚史固自賢王右文實伯玉一片心也猶慮諸君子總雜不諧葢

左氏班馬不出二手故耳茲因沈嘉則便附此諧懷種種筆不能悉自愛

又

仲夏走使數千里致奠於我太夫人又損槖中裝為不肖兄弟伏日費何足下念之詳也八絶句一排律伏奏之肝腑寸寸裂矣餘答寄懷慰古近又四章足下收南海鮫人淚滿掬盡以遺我初猶泣然淚也已盡錯落真珠矣刻成古樂府獨以元美于鱗耳乃又得足下而三

然不佞傷離于鱗傷合足下亦不勝其合矣夫離者病獨覺合者病雙閱此在運城不無微纇也于鱗集完刻呈覽足下試繹之此君雖以文筆尚在人雌黄間其瀾伏起束各有深意巨力未易言也今世賢士大夫能熟太史公班氏則有之不能熟戰國策攷工記韓非吕覽也以故與于鱗左其稍有可商者必欲以古語傳時事不盡合化工之妙耳然亦未易言也足下作集序須及此意乃足砭世眼膏肓至望至望前頗聞足下家有往

特之譬得書知復挾祝融氏一洗而空之向語避地陽羨或於吳興結數椽寧復慮此乎然人生飲啄自有分老鐵尚在何害也貴陽一方寧足當牛刀倘以暇日盡文其山川之陋乎哉

又

再得足下貴竹書歎逝者之不復慨生存之無幾披寫衷素以暴幽明即無論僕與一二友生酸鼻于鱗有知亦自無憾地下也向梓此君集未即點檢數行內剞劂

之鋒遂不顧捩人眼耳謹即去之矣新詩種種便似閱萬里圖經不待咏鯫隅而知為蠻府也秋翮淩厲遂當扶搖而上如僕者幸自在家鋤菜為人刺促勉再一行然所以留滯周南者政為驅之作老博士耳顛毛被領日磬折少年前時得甘言自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北山蕙帳尚未寒也子與躑躅閩海三甫皆在田間而德甫雞骨尤憔悴唯汪司馬張中丞差自强耳二君推轂故人良厚能令萬里之外不畏天遠賢器比冀當獲儁

兒子風氣小上三試忝首然不敢過有望也起家後行稿附塵清覽不一

又

初從南陽道中聞兄以前臈二十六日抵任凡兩作書附大梁人去昨見賀歲者至云兄尚在錦里當以新正二十六日抵任抑何濡滯也當使夾池翠竹晩失葱蒨吏門白首老不待年足下躭南楚之游毋乃孤中州之望乎今日從朝天回杜門無事因得遣候兄信記孔文

舉與曹公書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今兄過二而僕始滿文舉復歎歲月之不居吾家逸少悵前路之轉迫安能縮地於梁楚間作一聚首耶聞子與重刻于鱗集閱中有所刪削僕可藉手以舒足下色矣不腆廪既之餘供門下一醉幸賜照納扇頭詩見鄙懷或可希璃瑳一一報也

又

鄉吏歸得足下書及志喜四詩足下念我固當不憂人

謂皮裹無陽秋耶所喻爲驄馬驅逐中州風物佳甚不然者即不以三公易矣僕以是月望後一日登太和絶頂其宏艷雄秀目所稀有昔人謂峨眉爲震旦第一山此恐不甘第二也胸中崔峩磊塊非之不敢輕出與之角稍在嗉作嘘囓聲已爲罡風吹墮天外矣助甫約同遊而不果聞當至鄖却有大慰心事渠已有副命昨方君貽數行見示謂即欲真補且又欲破格處歐楨伯塵埃中乃有此有心人作如此不俗事真令人賞歎深斷

斷伯玉無復更冠蓋長安理書來謂且以省覲行更自無跡僕車已生耳當遂乞骸不然又作一伯玉也縱歸亦豈能璧完意不欲右文之代再見此事爾

張助甫

不佞自以遠方待罪之吏不敢文深其辭以干用事者乃辱不鄙而賜之書出還入固洗洋累百千言中間所以奬與不佞非不佞所當固足下自道也數坐白事上省得從于鱗田間酒語便推足下垂天之翼真可以搏

九萬而息天池不欲足下區區為時聞人而已不佞少竊父兄餘波汙版籍賴天之靈不令入從中秘諸先生游而以游于鱗故並盛年壯氣却點人間之好相與劘琢其辭以為亡論身後名即人生舍死亡足娛者而又賴天之靈不遂懵昧自六經而下於文則知有左氏司馬遷於騷則知有屈宋賦則知有司馬相如揚雄張衡於詩古則知有枚乘蘇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謝樂府則知有漢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雜曲佳者近體

則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寧四五家益日夜寘心焉鉛槧之士側目誰何獨于鱗不以為怪時有酬唱期於神賞已耳不謂二三友生復取其糠粃而簸揚之凡不佞所聞口於薦紳大夫者皆不得已汎應之語所謂糠粃也然未一二𦬊旨於口固八九枳棘於目矣假令不佞盡出其藏寧有不掩耳却武者哉今世所稱說為文如某某而貴如某某而傳者此其效甚著胡於足下無當也足下鼎歲入政府衣袖襟帶足以旁映遠近令足下舍

此而就彼甚易且貴傳也足下胡無當也夫荆山之壁連十五城而不易此壁難也荆山之壁連十五城而不易然三入玉工手而不悟此非獨壁難也知壁者難足下深於壁者矣不佞無恐矣二三友生彬彬一時宗卿神韻遒上微少檢質徐子寡所自造然締構合作必使輕重宫商出入象意語無偏重機不驟發覺明卿小優耳以足下所急畧各為舉之别草歌行一章刀筆長物不復深致覆瓿可也藻鏡多燕䜭奇日新佇布鴻章以慰

駒谷即寢飯戈戟不以勞苦吏民受事粗有效不以愉
懌為宇一介在宙一息非文章哉何用自寬勉毋足下

又

其嚮者不量輒妄有所投贈退恒自愧悔踈賤之無當
也而迺辱走使裹兩月糧相問訊啟椷之刻僚吏改容
僮妾色飛以遠方賤吏何所得貴人若此乃其竊沾沾
自喜不以足下進不佞故喜吾黨有足下也嶺南梁公
實恨失之太早生但汗血令公實不死矣足下詞筆鷙

鶻良驥擊空躡景獨得人間一種雄快下上千相時扼其吭何所假不佞哉又足下須某全集及批點史記古樂府史記固一二漁獵焉然鄙不能日瀕首而效丹鉛之力須後命足下語不及左氏者豈少之耶其叙事若真宰之琢萬形亡不極意窮巧字字珠玉也世人掇拾其餘瀝可厭耳不佞昔稱使者治獄燕趙間而燕中要人脩睚眦迫急謂旦夕不死且竄也以故檢西曹時賦樂府四五言古選近體諸大小雜文總得三十四卷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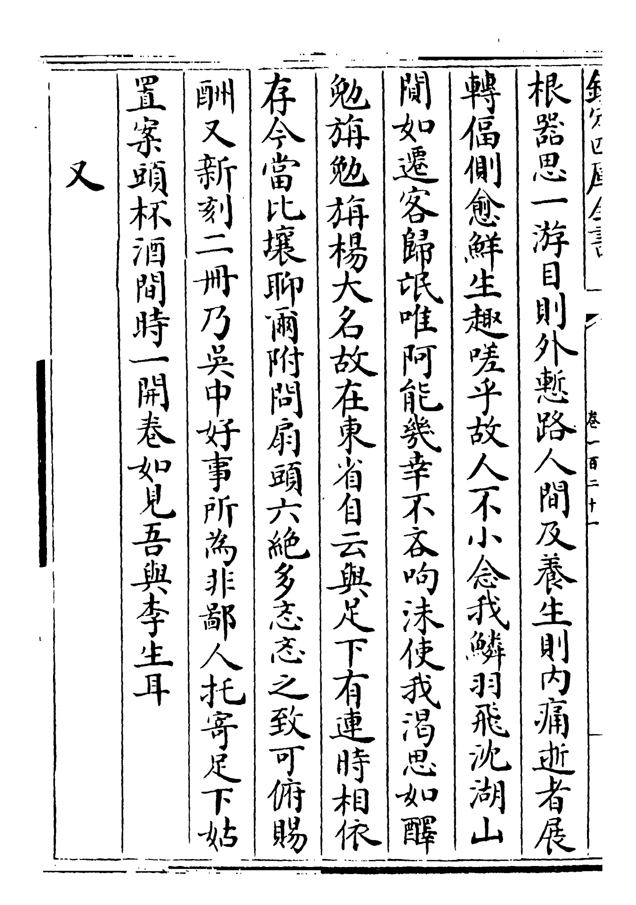
於嗚嗚之歌即不以施名山而覆瓿甘之大要用自媮耳豈敢以辱長者亡已有所擬古樂府然獨江南諸調頗足抗衡間倣魏晉十合二三於漢往往離去不似也于鱗節奏上下瞽師之按樂亡弗諧者其自得微少優孟之為孫叔敖不如其自為優孟也其近稍稍因新事創名度以古曲于鱗見之更喜心奪耳今輒往舊著擬樂府及借批古樂府足下試觀之青州以後者當再上也嘗與于鱗言子建才敏於父兄然不如其父兄質漢

樂府之變自子建始李杜才高於六朝諸君子然六朝樂府之變自李杜始足下行當信之慎無為俗客言也

十二篇篇各有致又陡健舉不佞八章僅中下駟耳中多微詞千萬强闗世情雙側目足下知言哉其他鬱浡欲吐而閟安能縮地與足下轟飲大噱一傾倒也春朝倘以劾去幸為泰山東海歌送我子與俄當受計都下一善遇之

又

前時荒迷中僅一拜尺牘長歌之贈得附承起居嗣後
見邸報知足下復為用事者齮齕有廣平之除溺人必
笑竊有問也何足下不善宦至此耶徐汝寧頗能言上
蔡東豪致此子亦竟謫矣僕一明卿碩果猶三折肱令
人短氣不佞自奉諱來忽忽公除又且逾歲雖未脫麤
素强顏為人春時課僮丁理耕釣之業及日上賦踐更
遊徼不求免與世無涉足養狂態獨宿障未除時閒筆
硯指腕荆棘偶披佛書忽若有悟然而七情損腐無復



根器思一游目則外慹路人間及養生則內痛逝者展轉偪側愈鮮生趣嗟乎故人不小念我鱗羽飛沈湖山間如邅客歸氓唯阿能幾幸不吝呴沫使我渴思如醒勉旃勉旃楊大名故在東省自云與足下有連時相依存今當比壤聊爾附問扇頭六絶多忞忞之致可俯賜酬又新刻二冊乃吳中好事所為非鄙人托寄足下姑置案頭杯酒間時一開卷如見吾與李生耳

又

昨春有大名楊倅者云與足下文字交又官比壤因作一書及扇頭六絶句奉寄竟爾杳然豈此君能作洪喬浮沈耶若足下故當不忘綈袍故人也知足下近量移楚楚多佳山水新詩想復煜煜入神境無由令我見之邇來鼎革一新某生啓事樂物殆盡然多釆似龍爾詳步雅語及性命二字便得要官此曹厭薄文士以為無尺寸用固宜未能拔足下驪黃之外然足下亦無少為所動耶僕負大惛天地間分與世長左藏書萬卷金石

墨蹟稱是作蠹魚其間足了此生矣不當復通姓名貴人前獨念足下慷慨悲歌燕市時間何可忘也惡詩一并新刻請教向書及詩稿錄上清塵濁水攀望無由勉旃自愛

又

居恒怔足下書不易得得則肝膽殆盡矣中間憐及家難令人神傷不復能讀敘還狀便如賈長沙元通州在眼黯然短氣復尋有陽侯之難河伯差長者不至助世

人為虐耳八章哭奏先几宰木如和白日晝罨清霜春零令屈宋屈體為之亦未過是何足下之善於楚也新篇字字超越大雛魔境見父真難弟所不足於兄者深穩耳十年來吾黨外不復見此語柄物者安能不相忘耶僕自除服後得詩可四百首文可四十篇聊以送日而已足下云秋杪欲自劾操扁舟訪我玆事非身可決倘得遷越中或可便道相訪或令見父來相與小揚扢千古事於吾願足矣足下在楚明卿在閩肖甫在滇僅

無恙然可嘗不傷矰繳也閒來思之作一大笑又恐為天公所怪答足下詩氣拂鬱不能佳答見父差具少致耳新刻三種推案後可佐酒謔餘非中書君所能盡唯強飯自愛而已

又

昨臺力還因附手啓并詩為謝計當徹尊覽矣傳足下已參徽省野人久不見除目無從核之以資歷聲實亦當爾尊吏部公萬福賢季詩力駸駸來逼人當於有意

無意間著一砭耳僕自為天地長物身名委擲無一可
道唯於永日酷暑稱痾謝客六籍為粻翰墨當酒時自
酣飽亡闗應酬祼袒不衫衫亦不汗倦即就席醒便起
坐若使等埃𡸁於軒冕較銖樂於案牘䑕然之際差有
徹長耳僕所談藝足下亦時一游目否今世不識丁人
開口高談性命慧能滔滔理解自是夙生緣力豈有一
語之際而便都了耶恐足下或樂聞其說聊以相謂吳
生便附起居所須岳陽鱘鰉黃陂子鵝二鮓食指久動

矣足下何以答我

又

不佞玆遂靦顔而出其非人哉以足下汝潁閒月旦當不知置我何所也然不佞麋鹿之跡分不獲老長林豐草間凡再上疏三上書書辭潸潸至淚爲濇矣而造物者不見寛愈益迫之又以跅弛不能問家人産爲老母誚幾至無所容面乃强起耳此地極堪藏拙倘以舊資故得東南一地計小染指即拂衣矣縣官廩不易食坐

食之腹脹億欲徹有以稱塞者足下幸扣囊底智教我

吳郎得高州去矣子與方作選人足下避言堅卧不出

大丈夫故宜爾然消息有時恐朝夕上食太公所更不

懌僕此言太類李少卿循髮而勸蘇中郎不滿有心人

一笑然頋足下更思之今世名豪士大夫骫骳不利時

則講學骫骳不得志則談禪要非得已然差有人我之

辨頋足下為彼不為此也僕走謁臺者九百里還受筴

按行諸山險又千三百里時時得新語乃不甚作勞今

錄似一笑二尊人萬福賢弟風氣益奇進時因北風參差鳳翰為望不腆出機杼及薄祿之餘幸毋辭卻也

又

昨抵武昌擬走一介以候門下起居且報命爲之辱而作吏者日從事車馬案牘間亡論匆匆筆札也即寢溲亦僅計晷耳生平厭明經業一行入棘罰作老博士弟子吾伊者五日而錄入我手十之八不過供人一粲而已弟本不能出而迫於一二當事者謬為知己語相强

漫爾染指遂成觸藩此間中丞御史頗亦垂國士之盼然司體淩替度非一木所支老子婆娑豈戀戀五斗哉不能作深源去梯歎子南椸牀恨為少年揶揄也計足下久已禫服昨所報書皆肝膈而稍不能忘情於羣小大抵吾曹動止與世人眼耳齒吻自有緣不足較也昨足下來而見父遂不及一札豈有所恨耶茲附錄往并李子書為我致之王君載風流盛年握手之後一夕而逝僕近來齒墮不休衰相現矣以故迫欲為歸計非漫

浪也五皷起作此欲得一致語不能可笑可笑足下幸

尚壯勉旃自愛

又

不腆問訊不足以報嵇駕十一也而何至㢆使者楚録

老博士吾伊語耳而足下阿所好至津津不容口當為

少年窺也新詩四律是勅律河中羊脂玉精采刺眼更

得昆吾琢之便足償十五城弟報二章乃是水蒼珮縱

爾精絶價故不足論也間與趙中丞語至足下輙嘖嘖

以為毋論足下文雄舉一代其居官敏斷即古雋曼倩張子高何以過其決策成敗剖疑難昭然龜鑑也世欲行千里而舍騂騮策蹇乘此何說也今天下能急才者獨汪司馬伯玉次即中丞而子真肖甫為四耳吾欲得足下於伯玉姑待之嶺右之除以入計迫故尋聞且有後命僕生平受甘言負不敢以為然弟歸尋高陽社中侶了此殘臘也

又

但兄赴部不必認題太大望人太難只如儕輩無毀譽者唯稍加平易自成坦途過於裁抑又為人所窺子真亦須此月抵家已移夷陵訪報矣崔嵬之夢此是兄生平見與精神遘之若俟此期則扶搖無日矣弟擬以望前登嶽欲取月色得示當移望後一日若陪從羣公則力辭之已辦白袷行縢接䍦為山叟裝無慮也此間真僻寂日開門如升堂法師却無問法者閉門即不如退院僧有弟子叅承耳兄但來於文苑內豎一指便得不

二法門矣書中故舊俱不足言今世人從世情生又在世法中長養不能脫世態故恒也弟校集凡賦詩文說部將百三十萬言得百七十餘卷異時更得玄晏一序便足忘死矣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